



扶南貨幣

(吳)康泰、朱應《外國傳》

(《扶南傳》曰：)

縑[雜]貨、布帛曰賄，金二十四兩為鎰。

[《文選·吳都賦》注引]

南洲記

【編注】

《文選》注云：“縑貨，蠻夷貨名也”。但陳運溶《麓山精舍叢書》第二集所載〈古海國遺書鈔〉輯錄《扶南傳》，則逕將“縑貨”改作“雜貨”。許雲樵上述輯注引《初學記》卷二七云：“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，漢以一斤為一金。”

扶南東漲海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扶南東有漲海，海中有洲，出五色鸚鵡，其白者如母鷄。

[《藝文類聚》卷九一·鳥部
中·鸚鵡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扶南東有漲海，時出五色鸚鵡，曾見其白者，大如母鷄。

[《初學記》卷三〇·鳥部·
鸚鵡八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扶南東漲海中有洲，出五色鸚鵡，曾見其白者如母鷄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二四·羽族部
一一·五色鸚鵡]



火洲火浣布

【編注】

中國古籍早在東漢、三國之際，已用“漲海”一詞泛指中國南方以外的廣闊海域，兼包南海、西海（參見本書後面的〈大秦記〉），用以形容世上海洋之遼闊浩瀚。後來中世紀阿拉伯的載籍則以Cankhay作為“漲海”的對音，但所指範圍較窄，僅相當於中國南海。按《新唐書·訶陵傳》曾記載該國獻過白鸚鵡、五色鸚鵡。訶陵一地，論者多以為在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一帶。故本文之漲海係由中國南海至爪哇海一帶的廣闊海域。

（《扶南土俗傳》云：）

火洲在馬五洲之東，可千餘里，春月霖雨，雨止則火燃，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、得火則皮白。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，績以為布，或作燈炷，布若小穢，投之火中復潔。又有加營國北、諸薄國西，山周三百里，從四月火生，正月火滅，火燃則草木葉落，如中國寒時。人以三月至此山，取木皮績為火浣布。

[《通典》卷一八八·邊防四·南蠻下·火山。另見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七七·四卷六·南蠻二·火山國，文字大同。]

【編注】

此段火洲應有兩處，要皆在今印度尼西亞境。馬五洲，或應作五馬洲，其地在爪哇以西的馬魯古群島（Maluku Is.）一帶，說見下頁。加營國應在蘇門答臘島北部，諸薄在蘇島中部，故後一火洲則在蘇門答臘島西部或附近海域，今該處仍時有地震、海嘯發作。



五馬洲鷄舌香

(《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諸薄之東有[馬]五洲，出鷄舌香，樹木多華少實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馬五洲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五馬洲出鷄舌香。

[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六·華香篇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五馬洲出鷄舌香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一·香部一·鷄舌]

【編注】

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文，馬五洲脫“馬”字，據其標題補上。唯諸書“馬五”或“五馬”究以何者為是，則言人人殊。伯希和認為“馬五”為“馬立”或“馬里”之訛，當即今印度尼西亞之Bali島（見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，中華書局1955年重印本第90頁）。藤田豐八則主張以“五馬”為正，係印尼語gaumedi（丁香，鷄舌香乃其一種）的對音，該洲應於今馬魯古群島求之（見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，中華書局1936年版，第568頁）。茲從藤田豐八之說。

都昆藿香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都昆在扶南南三千餘里，出藿香。

[《藝文類聚》卷八一·藥香草部上·藿香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都昆在扶南，出藿香。

[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六·華香篇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都昆在扶南，山有藿香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·香部二·藿香]

【編注】

都昆一地，伯希和主張應於馬來半島求之（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》，第87頁）。岑仲勉認為在Lancon（見《中外史地考證》上冊，第117-118頁）。許雲樵考為馬來半島東南瓜拉龍運（Kuala Dungun），見其《南洋史》上冊（97頁）。另藤田豐八則主張在蘇門答臘（見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，第86、96頁）。



都昆流黃香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流黃香出都昆國，在扶南南三千餘里。

[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六·華香篇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流黃香出都昆國，在扶南南三千餘里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八二·香部
二·流黃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)

流黃香出都昆國，在扶南南三千里。

[《經史證類備急本草》卷三·
流黃香]

【編注】

都昆之今地，應依許雲樵說，在馬來半島東南部求之。該地盛產藿香、流黃香，故六朝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之香藥資料載有其名，謂“唯夫甲香，螺蚌之倫，生於歌營、句稚之淵。萎蕤月支。硫黃都昆。白附師漢。光鼻加陳。蘭艾斯調。幽穆優錢。餘各妙氣，無及震檀也”。《齊民要術》卷十引《南方草木狀》：“都昆樹，野生，二月花色仍連著實，八九月熟如鷄卵，出九真交趾。”饒宗頤以為“都昆樹當以產於都昆得名”（見《太清金液神丹經》（卷下）與南海地理）。

林陽國奉佛及集市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，去扶南七千里，土地奉佛，有數千沙門，持戒六齋日，魚肉不得入國。一日再市，朝市諸雜米、甘菓、石密[蜜]，暮[暮]中但貨香花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
八·南蠻三·林陽國]

【編注】

吳萬震《南州異物志》亦載有林陽國，謂“林陽國在扶南西七千餘里，地皆平博，民十餘萬家。男女行仁善，皆侍佛”。林陽之地，當在今泰國西南部或緬甸東南部。駒井義明認為在暹羅（見《孫權遣使南方考》）。陳序經《扶南史初探》、《猛族諸國初考》謂林陽即猛族所立之Rammannadesa或Rammanyadesa，位於今泰國西部至緬甸東南一帶。D.G.E.Hall《東南亞史》推測林陽即緬甸境內的古驃國（*A History of South-East Asia*, p.36）。

諸薄國白疊花布

(《外國傳》曰：)

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。

[《後漢書》卷一一六南蠻傳·
李賢注引]

(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諸薄國安[女]子織作白疊花布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八二〇·布帛
部七·白疊]

【編注】

諸薄，應即後來社薄、闌婆之異名，均梵文Yava的譯音，舊指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，或兼指此二島。康泰書中對諸薄本身之地望未作敘述，然由其他條文看，其西北為薄歎洲，耽蘭洲，東北有巨延洲，東南有北攏洲，東有五馬洲，則其地應位於蘇門答臘島東南部。可參見伯希和《交廣印度兩道考》第90頁，另*Notes on Marco Polo*, I, p.448; 費瑯《蘇門答刺古國考》，第95頁；藤田豐八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，第453頁；許雲樵《南洋史》上卷，第79、103頁；蘇繼庠《南海鉤沉錄》，第343頁。

北攏洲出錫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諸薄之東南有北攏洲，出錫，轉賣與外徼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
八·南蠻三·北攏國]

【編注】

駒井義明《孫權遣使南方考》(載《歷史と地理》25-6, 1929)以為北攏洲為印尼的勿里洞(Biliton)島，其地正好產錫。依諸條方位論，該地應在勿里洞或邦加(Bangka)島求之。



巨延洲海產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諸[轉]薄之東北有巨迹[延]洲，人民無田，種芋，浮舩海中，截大蚶螺杯往扶南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巨延洲]

薄歎洲出金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諸薄之西北，有薄歎洲，土地出金，常以採金為業，轉買[賣]與諸賈人，易糧米雜物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薄歎洲]

【編注】

原文“諸轉薄”中，“轉”為衍文。另“巨迹洲”應依標題作“巨延洲”。《藝文類聚》卷八四·貝條引徐衷《南方記》曰：“大貝出諸薄、巨延洲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八〇七引《廣志》云：“玳瑁形似龜，出南海巨延洲。”其地應在今加里曼丹(Kalimantan)島。參見駒井義明前引文，陳序經《扶南史初探》，許雲樵《南洋史》上卷，蘇繼庠《南海鈞沉錄》。

【編注】

薄歎洲之今地，駒井義明〈孫權遣使南方考〉比定為今印尼廖內(Riau)群島中的賓坦(Bintan)島。然由其地望及產金情況，亦得在馬來半島南部。蘇繼庠以為在馬六甲，見《南海鈞沉錄》第345頁。



耽蘭洲出鐵

(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曰：)

諸薄之西北有耽蘭[之]洲，出鐵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耽蘭洲]

【編注】

據小標題，“耽蘭之洲”的“之”應為衍文。耽蘭洲今地，駒井義明前引文考為馬來半島東岸之Tantalam。許雲樵以之當丹丹（今吉蘭丹），見《康泰吳時外國傳輯註》第32頁。然亦可能在馬來半島南部產鐵區，今Tringanu或Johore。可參見蘇繼廣《南海鉤沉錄》第345頁。

拘利東蒲羅中人

(又《扶南土俗傳》云：)

拘利東有蒲羅中人，人皆有尾，長五六寸，其俗食人。（按，其地並西南，蒲羅蓋尾濮之地名。）

[《通典》卷一八七·邊防三·尾濮。另《通志》卷一九七、《文獻通考》卷三三四均引此文。《通志》作“拘利東有蒲羅”，“按其地在西南蒲羅”。]

(吳時，康泰為中郎，表上《扶南土俗》：)

[拘]利正東行，極崎頭，海邊有居人，人皆有尾五六寸，名蒲羅中國，其俗食人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八七·四夷部八·南蠻三·蒲羅中國]

(《扶南土俗傳》曰：)

拘利東有蒲羅中人，人皆有尾，長五六寸，其俗食人。（按，其地並西南，蒲羅蓋尾濮之地名。）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九一·南蠻七·尾濮]

蒲類裸形國

(又《扶南土俗傳》云：)

拘利東有蒲羅中人，有尾，長五六寸，其俗食人。(按其地並西南，蒲羅蓋尾濮之地名也。)

[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七九·四夷八·南蠻四·尾濮]

(《扶南土俗》：)

[拘]利止[正]東行，極崎頭，海邊有居人，人皆有尾五六寸，名蒲羅中國，其俗食人。

[《古今圖書集成》方輿彙編·邊裔典·卷一〇八]

(《南州異物志》曰：)

歌營在句稚南，可一月行到，其南大灣中有洲，名蒲類，上有居人，皆黑如漆，齒正白，眼赤，男女皆裸形。康泰《扶南土俗》：

大載而去，常望海，過則遮舡，將鷄、豬、山菓易鐵器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九〇·四夷部一一·歌營國]

【編注】

拘利，又作句稚，該地應在馬來半島的克拉(Kra)地峽一帶，但具體位於何處，則有不同意見，例如：Takola; Pakchan河口; Chu Kai; Trang等。蒲羅中，許雲樵以其為巫語Pulau Ujong對音，“極崎頭洲”指至馬來半島南端，故“蒲羅中國”為新加坡最古之地名。然此說為饒宗頤、陳育崧等反對，並引起一場持久的爭論(雙方文章均收錄在許氏主編的《東南亞研究》第六卷，1976年)。饒氏同意岑仲勉意見，認為蒲羅是蒲類(見下頁)、蒲刺(《通典》)的異譯，指尼科巴群島(Nicobar Is.)。其說雖有見地，唯“蒲羅中國”，“蒲羅中人”文內的“中”是否衍文，其地在拘利東或南或西，尚須對相關載籍詳加辨證。

【編注】

據部分學者的意見，“句稚”為“拘利”異稱，“歌營”為下頁“加營”異名，而“蒲類”與上頁“蒲羅”及《通典》的“蒲刺”均為同名異譯。蒲類之今地，岑仲勉、韓振華、饒宗頤等均比對於唐義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卷下之“裸人國”，及明代載籍中的“翠藍嶼”，即今之尼科巴群島一帶。





加營國好馬

(吳)康泰、朱應《外國傳》

(康泰《吳時外國傳》曰：)

加營國王好馬，月支賈人常以舶載馬到加營國，國王悉為售[酬?]之。若於路失鞴鞅，但將頭皮示王，王亦售[酬?]其半價。

[《太平御覽》卷三五九·兵部九〇·羈]

【編注】

論者或以為加營、歌營（《南州異物志》、《洛陽伽藍記》），係同名異譯，唯今地考證則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伯希和主張在馬來半島南面，見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》，第177-180頁；藤田豐八認為在南印度Kulam（《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》，第557頁）；蘇繼庠以之當南印度的Koyampadi（〈加營國考〉，載《南洋學報》七卷一輯，另《南海鈎沉錄》，第198-203頁）；岑仲勉主張在尼科巴群島（《中外史地考證》上冊，124-125頁）。以康泰、朱應書其他條文觀之：“又有加營國北、諸薄國西，山周三百里……”（見前〈火洲火浣布〉），該地應在蘇門答臘島的北部。

天竺記

